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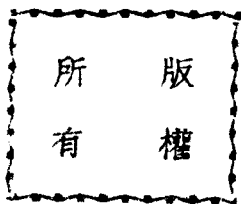
郭沫若

歸國
祕記

言行出版社

郭沫若歸國秘記

定價二百元



民國卅四年九月一日出版

作者殷璠

出版者言行社

經售者各大書局

八年啞迷
於今大白

郭沫若
歸國
秘記

歸國志發

月書進稿

子方

高士

語路投筆曰爾時為婦
拋離斷藕緣去回十三年
條與堂中三宿見推推所將
殊骨埋地為哭吐精誠以此
詩云前人多為歸國同心月
德一戎衣

一
八年的抗戰，在全國軍民浴血奮戰之下，獲得最後的勝利，貪婪橫暴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終於踏進自掘的墳墓，向我放下武器，作悲哀的「無條件」的投降了。

中國也已獲統一，阻撓我們復興的惡魔已經消滅，黑暗過去，光明重臨，新的生命，新的力量，從病後的身體產生。八年的搏鬥，創造出了一個新的中國。

二

回憶八年之前，我們的同胞受盡了敵人種種殘殺，凌辱，欺侮，……尤其是留日的學生，時時刻刻，承受着敵人惡毒的處刑，監視，作弄，……但是因為弱國僑民，只有忍辱承受，度着亡國奴一般的生活。沫若是一個中國有名的文人，是一個獲得無數青年們敬佩的人物，所以更成為日本人的眼中之釘，他們無時無刻，要結果這位文士的生命。但狡猾的日本^人因為覺得他那時是一流落海外，無作無為的亡命之客，一旦處死，反而招受中國人民大眾的憤怒，所以還是一方面曲與容忍，一方面監視他的行動，如果發見他有一絲一毫愛國的活動，他的生命就可以在剎那之間結束。

沫若也深知處境的危險，所以深居簡出，言語謹慎，埋頭於考古及中國上古史的研究。十年如流水般的過去，在這悠悠的歲月中，他雖身處異域，但對祖國的動態，青年們的

活動，仍以熱烈的衷情注視着，傾聽着。凡有不幸的事件發生，則悲慘啜嘆，有可喜的事件聽到，則興奮歡笑。同時祖國的青年們，對於這位海外的導師，也抱着無限的關懷，一有什麼消息，爭相通告，所以他雖然離國十載，而他的生命仍舊和祖國連在一起。

「七七」軍興，關懷沫若的人由焦慮而恐慌，由恐慌而憤怒了。

「郭沫若應該回國了！他為什麼還不回來啦！」

沫若也覺得祖國在向他呼喚，遊子應該返鄉的時候了。但他的通緝令尚未去消，日本人的監視特別的嚴厲，萬一露出逃走的破綻，危險殊甚，多方設計，才算僥倖脫離虎口。

筆者是沫若的朋友，幸蒙斯會，親身參加了他那次回國的經過，事情雖不奇離曲折，但也可以說是變化萬端了，但八年之前因格於環境未能詳細奉告於讀者之前。

一直到現在，抗戰已經勝利，一切已經自由的今日，不禁回憶前塵。萬感交聚，所以筆者偷得炎夏的餘暇，將舊事重提一遍。此舉似屬明日黃花，也不算是浪費筆墨罷。

三

二十六年七月九日那天。

雖說「蘆溝橋」的戰事爆發，一時還沒有告訴我們這就是揭開了那忍受許多年苦難的中國全面抗戰的序幕。可是，當地的新聞紙上的渲染，却很有聲有色地，使全東京的空氣顯得

異常緊張，是完全和平時不同的情緒了。

在街上走着都是些縫「千人針」的婦人。她們的神情都是抑鬱的，雖也有幾個是掛着眼淚的微笑。可是，那種依戀的，悲苦的，迷茫的，憎恨的種種情素攪亂了她們底平靜心境，擾得她們的表情有些異樣；也許有的還在暗想：「幹嗎又要戰爭了？」或是：「要是我們的愛兒去當兵了，家中的田地便將荒蕪了，他的爸又死去了許多年。」或是：「他的病剛好，還沒有得到好好地休養，就這樣急地被拉去了；天呵，丟下了我家的窮苦的母女二人。以後的生活怎麼過下去？」

縫「千衣針」婦人底思維正像亂絃似的繁雜，但，她們也有一個幼稚的信仰和憧憬，那便是：「願出征的戰士個個都生還，得了賞回到這裏來過年！」至於那些還在街頭優玩的孩子們，自然更不知道「我們的爸爸幹嗎打扮得如此兇相地出去了？」「媽媽從來沒有像今天似的傷心過，奇怪？」

車站上都是些出征的戰士，他們的行動都顯得是神經質地。電影院開映着華北事變的新聞片，情形也很複雜，也許觀眾們都有些談虎變色的感覺吧！

這些，都在在給留學生們一陣悵惘，像我，身當其衝的自然夠受了。最難堪的，就是本月十幾日下午一時左右光景，突然，號外的鈴聲擊破了整個麴町區九段的沉寂，這時我適

巧在一家旅館——松葉館——看朋友，下女給我們送了一張報紙來，那報上記載着：當天早晨在中國的四川省，有一座「火藥庫」爆炸了，死傷了四五百人。他們加以說明，這是中國擴充軍備的證明，而華北是逐漸在「中央」化了。那不但使他們不能「明朗化」，而且對於他們的「自衛權」也直接有了妨害。它的結論是：他們須趕快出兵，用武力去教訓不識事務的「支那」。此外還帶有一番譏諷嘲笑的態度，使人不堪卒讀下去。

我看了很納悶，很懷疑。那位朋友是中國人，他看了當然也默默無言，恨恨地裝了一個鬼臉。

出了旅館，回到寓所裏，我看見許多同學都聚在一間屋子裏談話。剛跨進裏面，老張最表氣憤地站起來向我說：

「老般！你看見號外沒有？」

「看到了！」我很快地回答他。又舉眼向屋子裏作了一次巡禮。這裏除了老張外，還有老陳，老李，老李的太太，小徐，還有三位不認識的青年，大概是小徐的朋友吧！至於我的助手鄭君，他好像最垂頭喪氣地躺在床上沈思着。屋子裏的空氣也變得很沈鬱，不像平時那樣的輕鬆了。

我把西服外衣脫了，也去參加他們的這個集談。我看見老李的太太在說：

「……我無論如何，是要回去了。小孩子要吵，使我跑也沒處去跑。他（指老李）每天老是跑出外面去。連本來想讀書的意思，現在也給打消了。昨天警察又來過，他問老李往那裏去了，爲什麼天天不在家。我本來一句都聽不懂，連隔壁的陳先生給我做翻譯的也氣得跑了。他們沒法，便把室內書箱一只一只翻了開來，書和衣服被掀弄了滿地，小鬼還不識相地在床上哭着，我也不去理睬。末了給他拿了幾本世界史和申報去……啊，我真不想在此地受罪了。諸位替我想想看，老李這傢伙他真糊塗，不替別人着想。」

她說着，一口不純粹的國語，抬起頭來望望衆人，又抱怨地望着那個站在旁邊低頭的老李一眼，略微頓着足，還想繼續歇斯脫利地說下去。

「好了！別說下去了！現在不是我同你鬧的時候，我們現在要打算留學生怎樣去對付帝國主義的侵略，我們留學生應該作一些正義的表示。老殷，你以爲怎樣？」

最愛空論的老李又在發表他底廟堂之論了。我只是沒表示地向他暗笑，暫時沒有回答他什麼。說起老李，他可以不管他妻兒的生活，整天在外面亂跑，到處吹牛，這次又碰到他的拿手好戲的開展了。至於小徐，他的談吐少許實際些。他說：

「我不怕別的，只怕警察又要藉此來尋麻煩。」他略微停一下，向窗外看了一眼，話語變得稍輕了，他抹着嘴道：「上一次要不是自己額角頭高，恐怕今天還在拘留所裏呢！」

小徐的說話，很自以爲他是曾經滄海的。

這時，老陳在屋子裏低頭踱着步，我知道他的心境這幾天不大寧靜，家裏的錢老是沒有寄來，去了十幾封信都如石沈大海，那可急壞他了，向別人借了五十錢，就整整做了他兩天的伙食費。最使他放心不下的，他底創作，已足足停頓了十幾天，他的靈感正有些危危乎，往往伏在桌子上坐了兩個鐘頭還寫不出一個字來。他曾幾次煩躁地倒在床上。他的主意，不說出來已使人猜到了幾分，那便是：錢來了，便可捲鋪蓋了，甚至連創作也可因而敏捷，或是洋洋洒洒揮寫不倦了。

鄭意却倒在床上挨聲嘆氣，他不好意思對我說什麼，他似有無限的疑惑和苦悶蘊積着。老張是他的同鄉，兩人平時是鬧慣的，這時他對老張說：

「老張，你如果回去，總得通知我一聲，我是不預備回上海的。有工作，那我也不怕，只要老殷同你不走。這裏的嘸哩咕嚕的許多話一句都聽不懂，只能整天的關在屋子裏，豈不是活受罪嗎？」

「不用愁，這不是你我幾個人的事，假如戰事擴大，我們在東京是很危險的；總以早走爲妙，空談無益，我們明天到大使館去問問，或者到留學生監督處去，看他們怎樣主張？」

「對，對……！如果他們要我們回去，我們得趕快地走。」老李的太太又搶着說了。老

張的那番話給她打開了一個眼界，也正投合了她的心意。她苦哭着。

她現在是再愁不過了，她真可憐，她會講一口很流利的俄語，她父親從前在哈爾濱關上做事，「九一八」以後退到北平，她和老李結了婚。她是一個粗眉大眼的女子，有着烏黑的頭髮，天然的紅嘴唇，臉的輪廓與臚壯的骨骼，看上去似乎比老李還結實，但多少帶有些女性的斌嫵和苗條處。孩子已有兩歲了，她還沒有脫却她底天翼呢。她也曾在哈爾濱讀過中學，後來回到了北平，父親的經濟不行了，她就就此失學。老李家雖是有錢的，却是個舊式的大家庭，翁姑們那裏會允許媳婦去上學。等到養了孩子，老李要到日本來讀書，她當時不很情願，她父親就接了她回娘家去。一年後，老李回來了，說是要帶她到日本去留學，在他們的家庭間又生了一些不大不小的裂痕，但他們竟不顧一切地到了目的地。

老李是個糊塗人，他的性情熱得快，冷得也快。他喜歡和他的妻愛一陣鬧一陣，有時鬧翻了，老李便如「滿天飛」般的跑到別人家去高明地吹牛，他的妻就揀最近的去處，到我們的寓里來消悶訴苦，小孩子最倒楣，被扔在家裏給同住的日本孩子欺。這些事情都是她在和老李鬧意氣時說出來的。

四

「我們打算定了走，也是一種具體辦法。——我早知道鄭意是早就想走的。因為我這兩

天只管自己在外奔走，却沒有給他一些工作做做，他當然是悶的發慌。」我說。

李太太當然第一個贊成，小徐的兩位朋友雖裝做客氣，沒有說什麼。可是一提起「走」大家都聽得進，於是都大放厥詞起來。

.....

他們都異口同聲想回去，不過想離開這裏是有很多問題的，最困難的便是經濟。這裏的許多人底錢，合起來還不夠兩個人的旅費，何等地迷惘？誰都知道，生命是比任何都要顧惜的。日本的警察却沒有替你們着想到這一點。

爲了這時沒有人和李太太說話，他一時很難下筆，竟搭訕着同下女胡扯去了。李太太却振着嘴笑着，叫我們看看她的丈夫底丈夫氣。

討論的結果，是明天老陳同小徐到大使館去看孫謚生祕書，老張和鄭意去監督處打聽消息。李太太回去整理行李，這都是我們分派就的。至於整行李現在還覺得太早，不過是借此安慰安慰她罷了。

至於我自己呢，我的工作還沒有說出來，大家就紛紛離開屋子，散了。

五

是一個明爽的七月天下午，微風到處吹着，天氣似乎不很炎熱，只是街頭的情境不像前

幾天那麼地平靜了。知了們照舊在樹蔭失意地鳴唱着，忘記了他們將聲嘶力竭。

老陳，鄭君，我三個人一同走出寓所，下了白山御殿町的高坡，到了轉角處的一家中國料理店他們走了進去，那家是老陳的老主顧，他沒有錢時可以在那裏除欠兩個月賬。鄭意也常到那裏去吃飯的。我因為是個回教徒，平日不上中國料理店的，總是吃日本菜，因為他們不用肉類和豬油等加在菜肴上面。

我巡搭電車到神田區，在那裏的一家飯館吃了飯，又跨到三崎町東亞寮去看孫紀方君。孫君是一個詩人，他的確帶有些詩人的浪漫氣息的。他來了一年還沒有進學校，連普通的日本話都不能講，也很少出去玩，只是整天躲在家裏寫他的詩，朗詠默吟着詩。東亞寮是東亞預備學校的寄宿舍，他既不在學校讀書，不知怎麼的給他搬了進來，寮監的日人幾次要轟他出去，結果都趕不走他，這也許是我們的詩人奇跡呵。

他的平日的伙食常常發生問題。

但，他的臉上的雪花膏却天天要敷上二三次，這可說詩人是愛漂亮，詩人是需要女人的。他住在寮中樓上十二號房間，門老是緊緊地關着。

門給我推開了，他正在裏面忙着收拾行李，口裏低低地吹唱着。書和衣物被他堆滿了一床一地，十分零亂的樣子。

「怎麼？老孫，你預備走嗎？」我有些奇怪地問。

「是——這兒已沒有我久留的價值，我懷念着祖國，我想走了。」他底回答也有些像他所寫的白話詩似的。

「幾時走呢？」

「明天上午到神戶乘長崎丸往上海去，明天，明天我決定離開此地時。」他的說話的神氣很頹喪，像是滿眼的荊棘和不幸的遭遇橫在他的面前似的。他的慘白的臉上沒有笑意，他一方面仍舊在低頭整理行李，並不專誠地來招待我。只任我冷淡地站在屋子裏發楞，連一句別的話也沒有說過；這也許是我們的青年詩人的典型的，浪漫性的特質吧！

於是我不能再多站留地對他說：

「那末我明天送你上車吧！再會。」他又告訴我，明天上午八點鐘我們在東京站再握手話別。

六

走出了東亞寮，已是下午二點半光景了。

穿過神保町到三省書店，在那裏作了約略的觀覽，知道第四期的書苑出版了。鼎堂的那篇爲我和章太炎談論的信札而作的序，和我寫的瓦當文都已刊出，一時很感欣喜，便興高彩

烈地跑到二層樓的編輯室去。

編輯室的藤原和他的助手澁澤都在裏面。他們想不到我會突然光臨編輯室去，他們都表示很歡迎的樣子，趕忙讓出他們的書桌座位請我坐，殷勤地遞來煙和茶。他們正像還沒有意識到「蘆溝橋」的砲聲已經響起了，和今天的關於四川省某處火藥庫爆發的號外，我相信他們給我的殷勤是真誠的，因為據我平時的觀察，日本人對我們中國發生好感的除了一般革命家外，就是這批研究中國書道和南畫的人，他們對於中國的藝術很醉心，很崇拜那些作者。至於他們的那般掠奪家底面目，自然又當作別論了。

縱橫數丈寬的編輯室裏，擺了幾十只寫字桌。窗子並不怎樣多，爲了光線不很充足，室內因此開着很明亮的電燈。每一桌上都坐着一個編輯員，有的在埋頭寫文章，有的靠着椅背在看書，有的似在翻閱着一張張校樣，有的却在吸煙，也許在那一圈圈的一縷縷的青煙裏有他們的象牙塔，有他們的樂園，有他們的拓荒地呢；有的正在很起勁地打字。其中有幾位女的，年紀都不很輕了，看上去至少有三十歲以上吧。

下女們在室內時時往來着，她們都穿着一色的和服，雖嫌寬大，却也很她們底風韻和旋律哩。

藤原和澁澤，那兩個較著名的編輯先生都佔着朝東沿街的窗邊的一張書桌上，另一張上

坐的那個編審員却是位歐人，他正在目不轉睛地工作着，面上掛着固定的微笑。

藤原放下了原來的校書，和我談了許多關於我替書苑寫稿的問題，還希望我的瓦當題跋不要寫到半途中止才是。我告訴他，東洋文庫藏的甲骨，經鼎堂給我寫信去請求後，已得了他們的回音，大意是說：拓不可以，照相可以，並希望我前去研究。不過，那陣想拓的野心還不能使我打消，只得請他再去設法一下。

他好像很抱歉似的，表示沒有辦法，他說：「我真有些力不從心，要是別的，我早就替你盡力促成了。」不過在可能範圍內他願意替我設法的。

「現在我得告訴你，殷樣，那畫伯中村不折氏藏的吐魯番出土唐代殘牒已經檢出來了，請你有機會去看看，最好定一個日子。」

「謝謝你」我的喜悅和迷茫交織地說：「我決定抽空去看，可是這幾天似乎不能確定。」因為這幾天自己的行蹤沒有一定，加以心緒有如游絮的飄蕩，波浪的激盪，怎可隨便答應人家一個約會呢。

我們又談了些別的事情，告別時將近五點鐘了。

我沿着神保町到春日町的馬路蹣跚地獨行着，一路上在不斷地思考着我的此後和自己分派給鄭意君的工作，以及暑期過後的讀書問題。如果戰事擴大，大家都回去了，倒也不感到

什麼異樣，如果那些遇到的是局部問題，那麼家裏一定會來信催我回去。於是，那天我對沈尹默先生講的關於下半年的圖書館工作的話，豈不又要變做明日黃花？這些都是激起我憂慮的原子。

末了，我決定明天到市川去看看鼎堂先生，和他商量一下，一方面可解決我自己周圍的許多問題，一方面借此探聽。他對於這次「蘆溝橋」事變的意見如何？看他有沒有想回國的表示。

悶窩，老張正在燈下寫家信，鄭君坐在床上看小說，我也沒有把明天要去看鼎堂的話告訴他們，我稍稍把前天沒有排齊的甲骨拓本略為整理一下。吃好夜飯，談了一會便各自倒頭睡了。

夜晚是涼爽的，明月在天，羣星晶亮地閃爍着，涼風習習地吹進窗來，我正在做我底仲夏夜夢了。

不，我可沒有詩人的這副幽情，在夢裏，我是在祖國的郊野徘徊，我又看到了那闊別一年多的古老城市和綺麗滿屋，我又看見許多……是新的戰鬥的開始吧。

七

七月十五日那天，我七點鐘便起身了。